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世界美术全集

古典主义
与浪漫主义美术



世界美术全集

古典主义

与浪漫主义美术

GUDIANKZHUYI YU LANGMANZHUYI MEISHU

5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世界美术全集⑤

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美术

出版发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发行人：刘建平

地 址：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 150 号

电 话：3280587 3280485

邮 编：300050

经 销：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

地 址：天津市民权门外东丽区徐庄子对面

电 话：6320208

邮 编：300240

制 版：深圳兴裕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48

印 数：0001—3000

书 号：ISBN 7—5305—0626—9

J·0626

定 价：

欧洲 18 世纪至 19 世纪的 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艺术

远小近

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是欧洲 18 世纪后半期至 19 世纪前半期最为令人瞩目的艺术运动,它们不仅在人类艺术史上写下了饱含激情和理想的一页,也以其辉煌灿烂的艺术成就为下一个世纪那充满了变革和个性的艺术时代揭开了序幕。

新古典主义不同于 17 世纪以法国画家普桑(1594—1665)和洛兰(1600—1682)为代表的那种单纯强调理性、崇高和典雅的艺术趣味,而是更多地带有资产阶级在取代君主和贵族统治而登上历史舞台时所表现出的理想和勇气。对于 18 世纪的资产阶级来说,古代共和制的自由民主精神,是建立新秩序的理想和勇气的源泉。而当世纪初的考古发现向世人展示出昔日意大利文化遗迹的难于抗拒的魅力时,新古典主义艺术浪潮迎合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以同样战斗的姿态吹响了向没落的、贵族式的罗可可艺术进行决战的号角。在人类艺术史上,还没有哪个时代的艺术像新古

典主义艺术那样,把对古代艺术精神的怀恋和对人类生存理想的追求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以一种崇高和典雅的艺术气质,一种坚定和必胜的勇气和信念,登上人类艺术历史的舞台。新古典主义最杰出的艺术成就,当属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历史变革的法国艺术,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画家即是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

《荷拉斯兄弟的宣誓》是一幅真正标志着大卫古典主义艺术迈向成熟的作品。画作取材于古罗马早期历史,表现的是古代罗马的荷拉斯三兄弟为了解决城邦之间的争端,而即将投入决战的场面。画面的前景描绘了三兄弟出征前接受父亲祝福,并在父亲授予武器时庄严宣誓的一幕。大卫出色地调动出古典主义艺术的形式技巧,用简洁而稳定的分割线,单纯的侧光和若干三角形的构图,有效地突出了人物激昂的情绪与紧绷的肌肉所展现出的表现力;稍后则是另一组三角形构图的人物,描绘了悲切的妇女们为出征勇士即将进行未卜生死的决战而痛苦不堪。大卫使两组人物形成震撼人心的对比和反衬,把决心与牺牲之间的冲突,凝聚成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感召力。画面背景中,古代罗马建筑的拱门和圆柱,成为一种巧妙的借用,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追求画面古典主义样式的庄重,同时也把一场古代城邦间的争端,或许是其影射的现实中正在酝酿着的阶级间的决战,变得神圣了。大卫在大革命开始以后创作的《马拉之死》被认为是大卫艺术生涯里极为辉煌的艺术巅峰。画作撼动人心,他用明快与简洁的构

图,真实可信的细节,将马拉乐善好施的善良与刺客狡诈无情的凶残,似乎顷刻之间归于一种死亡的沉寂,使观众感受生命永远离开身体这一过程的死亡主题,这不仅是在经历着这一生死交替的时刻,也在经历着一个历史的瞬间。大革命失败后,大卫被捕入狱。监狱使他彻底背叛了昔日的理想,出狱后的大卫创作了《萨宾尼妇女》,主题是妥协、容忍与和平。画作的题材取自罗马神话,罗马人宴请邻近城邦的萨宾尼人,但在宴会上抢走了萨宾尼的年轻姑娘,之后的几年当中双方战事不断。作品表现了在双方对阵时,被劫夺的萨宾尼女人站在自己的父兄和自己的罗马人丈夫之间,阻止交战,避免双方的牺牲。《萨宾尼妇女》使大卫再次获得了巨大成功,古典主义仍是大卫奉行的理想和艺术形式,但外在形式所蕴涵的内容已经完全不同。大卫昔日的英雄主义气质,此刻已荡然无存,画家诉诸作品的是古典主义的韵味、女性的善良和人体之美。拿破仑上台执政后,大卫成为歌颂帝制的御用画师。波旁王朝复辟后,大卫又因曾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而被剥夺了财产和公民权并驱逐到比利时,死后也没有被允许安葬在法国,直到1830年大卫的遗骨才得以回到祖国。这位艺术家的政治倾向,使他在对立的两方面都失去了应有的尊重,然而他留下的艺术却向后代静静地诉说着人类的理想和激情、狂暴和软弱,它们永远都是历史进程和人类情感的见证。

大卫众多的门生,也表现出杰出的才华。格罗(1771-1835)的绘画,

将古典主义的样式同异域风光恰如其分地融会在一起，溶进了不少的浪漫主义因素。热拉尔(1770—1837)的肖像作品注意表达一种轻松与妩媚的格调，突出现实化的人体美感以及情感的交流，而非刻意于庄重与高贵，反映出一种古典主义审美趣味的转化。普吕东(1758—1823)是大卫的同代人，他的艺术以一种和谐的抒情而见长，更注意表现内在的审美意蕴，更富于艺术节奏与韵律。在《西风之神劫走普塞克》这幅画中，画家充分显示出他的艺术才华，爱神簇拥着沉睡中的少女，在空中飘浮遨游，女性人体被描绘得轻柔、妩媚、自然，有如已与大气融为一体。轻松舒展的斜线构图，更造成一种流动的韵律，甚至连画面色彩日久年深后的退变都无法遮蔽作品中的悠静、娴雅的艺术气质。

安格尔(1780—1867)是法国新古典主义杰出的、也是最后的一位极负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他那始终不渝的艺术理想和信念，他那顽强的毅力和勤奋的努力，他那排斥时代精神的偏执，以及他自己也无法把握的艺术创作上的成就与失误，使其在他所处的那个艺术趣味转型的时代中，已成为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人物。始终作为安格尔艺术表现中一个重要内容的是女性裸体题材，安格尔“崇尚自然”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对女性人体的激情展现出来的。这种特征在《瓦平松的浴女》中就已经充分地确立了，画面上，女子光润柔嫩的背影在安格尔笔下跃动出生命的感人魅力，画家用真挚的笔触捕捉到女子背部那微妙的光、色变化和蕴涵在

隐约之中的转折关系,白色的床单、深色帷幔与娇嫩的肉体柔和地融为一体,呈现一种轻松静谧的气氛。作品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它并未囿于一种唯美主义的局限,而这种特征在安格尔之后的人体作品中则很难见到了。另一幅著名的女性人体作品《土耳其宫女》,用舒展的情调描绘了一位躺在卧榻上的成熟女性,画面色调清新明亮,环境色中的蓝色和黄色加之丝绒织物的华贵的质感,使整个画面充满悦目的光辉。《泉》是安格尔晚年完成的人体作品,场景构图单纯,人物体态自然,少女的清纯、恬静极具现实化,其典雅的抒情之美仿佛是大自然中那沁人心肺的甘泉,使人们得到心灵的洗礼,此画中那近乎完美的少女被誉为集安格尔作品中所有人体之美于一身的女性形象。安格尔的肖像画作品总是能以震慑人心的力量征服着包括他的敌人在内的所有观众,他留下的不少作品都堪称肖像艺术的精品与典范。《雷维尔夫人肖像》用流畅与轻松的线条衬映出侧扶在沙发上的年轻人的自信与妩媚,画面洋溢着清新、舒展、和谐的艺术魅力。《贝尔坦肖像》公认为是安格尔最为杰出的肖像画作之一,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表现一位资产阶级学者的风貌,还在于安格尔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了一种时代的精神特征,那流露出从容、坦荡、锐利、自信的目光,展现出坚毅、沉着的嘴角,松散、随意的头发,撑在膝上的手臂,微侧的体态,无一不在强化一种智慧、坚韧、权利、道德的理想与准则。

安格尔逝世后,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有卡巴内尔(1823—1889)、夏

谢里奥(1819—1856)、普拉狄尔(1790—1852)、布格罗(1825—1905)。布格罗是古典主义余音中最有成就的艺术家之一,也是法国19世纪学院派的代表人物。这位坚定的古典主义艺术捍卫者,以高度的勇气和杰出的艺术才华,不受外界干扰而致力于一种日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艺术理想。他技巧纯熟,富于情感,给一种僵死艺术程式注入生机,使古典主义在它日薄西山之时,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布格罗的作品依然取材于传统的神话及寓言,但却体现出现实化的世俗美感和感官趣味。他的作品中的女性人体造型,比例匀称,体态优美,充满着田园诗般的情调,他的画面,静谧妩媚,犹如梦境。面对新生艺术家们的讥笑,布格罗只是孜孜不倦地埋头于画室,以顽强的毅力走完了学院派古典主义最后艺术征程。尽管他生前曾得到多种官方荣誉,但死后却在现代艺术大潮的荡涤中,迅速销声匿迹了。古典主义艺术终于完成了它光辉的历程。它强调类型化,重视抽象形式因素,提倡素描,把一种纯造型的理性观念发挥到极致,而排斥个性,忽略情感,轻视色彩,使它囿于僵化的形式之中而最终走出了历史舞台。

浪漫主义文艺运动在欧洲的兴起,大约是在18世纪末叶到19世纪的上半期,这在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作为浪漫主义特征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手法,虽然是由来已久的,但是作为一种文艺思潮,作为一种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富于自觉意识的革新浪潮和艺术运动,只是到了这一时期,才渐趋成熟起来。浪漫主义在艺术运动中最令人瞩目的

事实就是同学院派古典主义所形成的尖锐对立。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个性化,注重强烈的情感色彩的传达,同学院派古典主义所尊崇的纯理性的描写和固守古代法则的桎梏,格格不入。从具体的表现手法上看,学院派古典主义强调均衡稳定的构图、严整的造型和素描基础的不可动摇的主导作用;而浪漫主义则将强烈的光线效果、绚烂的色彩对比、奔放的笔触和富于动感的构图等等作为抒发激情的主要手段。可以说,浪漫主义是学院派古典主义日趋僵化和自我束缚的必然产物。然而在新生的艺术中,往往包含着某种脱胎于旧有观念的继承性因素,而旧有的艺术观念和形式在迈向生命的终极时,往往开始孕育着新的艺术观念的萌芽,为新生的艺术提供启示、养分和埋葬旧艺术的武库。比如大卫艺术中的激情,格罗作品中的戏剧性,普吕东作品中的诗意和迷幻色彩,安格尔艺术中的东方情调和官能性倾向,都在萌生着浪漫主义的蓬勃生机。所以艺术手法和表现主题上的对立不是绝对意义上和本质意义上的,浪漫主义的划时代作用,是它在与学院派古典主义的斗争中所体现出的现代艺术精神。作为历史过程,浪漫主义同古典主义的交锋和抗争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是现代主义艺术以社会叛逆的基本精神登上历史舞台的先声。浪漫主义在各地区的发展情况和表现形式也是不尽相同的,显现出不同的倾向和特点。如德国的浪漫主义虽然发生较早,但由于经济落后、封建势力强大、宗教气氛比较浓厚的环境,浪漫主义相对发展平缓,且大多集中于风景画的改革;西

西班牙的浪漫主义发生在国内政治经济危机、外族入侵的历史时期，以哥雅为代表的、富于西班牙传统民族精神的浪漫主义绘画，犹如狂飙般地充满了战斗精神，不仅荡涤了西班牙画坛的沉闷局面，也给整个欧洲大陆带来了震撼，产生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而浪漫主义的全盛时期，显然属于法国以德拉克洛瓦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艺术高峰。浪漫主义经过一系列艺术观念的发展和准备过程，此时已经具备了最为成熟的历史条件，以其不容置疑的杰出成就和征服力，成为了艺术进程中的主要角色，它以强化个性、抒发情感以及强烈的叛逆色彩，为现代艺术的发展揭开了序幕。

哥雅(1746—1828)生在西班牙北部一个土地多岩石的贫瘠的省份，那里的人民在与严酷自然的搏斗中培养出了刚毅的性格，哥雅也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成了他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他创作的第一部大型铜版组画《加普里乔斯》，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把丑恶的社会现实一一搬上画面，邪恶、虚伪、富裕、闲逸的达官贵族，痛苦、贫困、愚昧、迷信的平民，宗教裁判所的专横跋扈，无耻之徒的暴虐与淫欲，美与丑，悲与喜，现实与虚幻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离奇、荒诞、丑恶、压抑的社会场景。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哥雅用神奇的想象力和生动的画笔描绘出的各种人物、动物形象，以风俗和寓言的方式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的。生机勃勃的活力是哥雅肖像画创作的最突出的特征。给哥雅带来巨大声誉的肖像画是两幅体态完全相同的女性肖像《着衣的玛哈》和《裸体的玛哈》，画作表现出了灵动的激

情和向黑暗的封建势力的大胆挑战。著名的《查理四世及其家族》以深邃锐利的目光，尖刻无情的画笔，暴露了皇家贵族的内心的空虚和浅薄。《1808年5月3日夜间枪杀起义者》则可以说是欧洲19世纪最有表现力的油画之一，它以慑人魂魄的色彩和造型的力度，真实地再现了一场残酷的暴行，作者运用悲愤的激情和深刻的戏剧性，有力地刻画出西班牙人的英勇无畏与坚贞不屈的民族性格。哥雅的后期作品显出深沉的力量和生气，创造出既阴森可怖又有丰富表现力的悲剧性形象。《奇异的幻境》（又名《被射击的孤岛》）是其中十分引人注目的一幅，它的主题和含义都令人不解，但却以强烈而紧张的气氛紧紧地攫住了观者的心。

席里柯（1791—1824）是开辟法国浪漫主义艺术运动的先驱者。他创作的《梅杜萨之筏》在法国浪漫主义艺术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画面具有强烈的震慑力量和视觉效果，它倾斜的构图线，强烈的明暗对比，阴森沉郁的色调以及动荡不定的人物、木筏、海浪和狂风，都有力地烘托了作品的主题和画家诉诸的内心情感。其后出现在法国艺术史上的最引人注目的画家是浪漫主义的主将德拉克洛瓦（1798—1863），对于整个浪漫主义绘画运动来说，德拉克洛瓦的著名油画《希阿岛的屠杀》（1824年）确是一件里程碑式的重要作品，它是浪漫主义在绘画领域里取代古典主义的标志。画中的情节安排并不复杂，但却通过各种细节的感人描绘，展示出这惊心骇目的屠戮景象。从构图上看，画面完全摆脱了古典主义的严谨、对

称和完整,它的特点是在一种动势构图中体现出画面的力量和美。在色彩的运用上达到了令人叹服的水平,色彩不再是素描的陪衬,而是成为表达感情的有力手段。微妙的变化和大胆的对比色、热情奔放的笔触,均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根据拜伦的诗篇而创作的《沙尔丹纳帕勒之死》(1827年)是描写亚述国王沙尔丹纳帕勒在巴比伦皇宫沦陷之际,自己躺在下面堆着木柴的寝床上,命令廷臣、侍从将他宠爱的妻妾、犬马全都杀死在自己的眼前,同时放火自尽。画家用色彩的强烈对比、五光十色的宫中珠宝、肌肉强健的侍从、苍白的女性裸体濒死或挣扎所形成的张力,表现了一幅错综杂乱而又统一在一种情绪激昂的气氛之中的令人眩目的场景。虽然这个取自文学作品的场面,不免略带矫饰,但仍展现了浪漫主义那种令人感奋的视觉冲击力量。《1830年7月27日》(又名《自由领导着人民》)画面上炽烈而丰富的色彩,动感的构图,洋溢着强烈、紧张、激昂的情绪。油画《室内的阿尔及尔妇女》描绘了恬静的、犹如生活在幻梦之中的阿尔及尔妇女,她们衣饰华美,神态闲逸,那种沉稳的基调和迷人的光色变化,呈现出神秘而诱人的异国情调。德拉克洛瓦高超的色彩技巧,在描绘东方题材的作品时,更加如鱼得水,画面上繁复多变的色彩,被他运用得自然流畅,犹如一曲浑厚的色彩交响乐。在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对立中,德拉克洛瓦起着重要作用,他打破了束缚艺术发展的陈规旧法,改革了当时美术创作的现状,他所带来的革新浪潮彻底改变了古典主义的一统天下的局面,

推动了艺术的发展。他给予后代艺术家们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色彩方面的成就,尽管这些成就也来自提香、维罗内塞、伦勃朗、委拉斯贵支、鲁本斯等前辈绘画巨匠,但他却是将种种色彩的表现方法系统发展、强化并使其得到高度和谐统一的艺术大师。在德拉克洛瓦的时代,色彩作为绘画语言所展示的艺术表现力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吕德(1784—1855)是浪漫主义雕塑家,他在法国雕塑史上的杰出的地位,是由于其作品所充溢着的动态特征而确立的,那种激越奔放的动态,使人过目难忘。正像德拉克洛瓦把同样的艺术魅力赋予色彩一样,吕德的这种特征使他在浪漫主义雕塑史上堪称主将,而与绘画史上的德拉克洛瓦齐名。他的代表作品有《与龟嬉戏的那波利渔童》和巴黎凯旋门上的浮雕《马赛曲》(又名《1792年共和国志愿军出发》)。卡尔波(1827—1875)是吕德的学生,也是19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雕塑家。卡尔波是想象力丰富和热情奔放的艺术大师,以世俗的精神和娴熟的技巧,大胆地在雕塑作品上表现动感和激情。他运用光影增加表现力的造诣极深,后世不少的艺术大师都从卡尔波的技巧当中吸取过营养。他创作了不少装饰性和纪念性的雕塑,其中包括享誉世界雕塑史的巴黎歌剧院建筑雕塑《舞》(1865—1869),这是一组以表现裸体少年男女欢快起舞为主题的群雕,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从动态到内在情绪都充溢着饱满的激情和感染力极强的欢愉气氛。

英国的浪漫主义文艺运动,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成就上,如拜伦、济慈、雪莱的诗歌艺术以及司各特的小说等等。而绘画领域中的浪漫主义概念,其含义要比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概念宽泛一些,不仅包括富于浪漫情调的风景画家,也包括那些带有神秘的梦幻色彩的画家。英国的浪漫主义绘画,与诗歌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像著名诗人勃莱克,也是一名卓有成就的插图画家。康斯泰勃尔和透纳是杰出的风景画家,康斯泰勃尔(1776—1837)在其享誉艺术史的著名油画《干草车》中,成功而自如地运用了他的新技法,描绘了典型的英国农村的田园风光。画面中不再有传统风景画中惯常的褐色调和虚假、僵化的程式,而是代之以真实的大自然中丰富而充满生命力的光色变化。作者将色彩轻松、流畅地铺在画布上,使各种悦目的色块闪烁着,隐约其间的白色光点增加了画面的亮度和光感。透纳(1775—1851)的创作以水彩为主,而在盛期则主要创作油画。他的一系列名作,大多是在探索和表现不平静的自然界的生动变化,他以极大的热情、敏锐的观察力和新颖的描绘技法,捕捉光线和空气的不同状态,专心致志地再现出光的强度、云彩、海水的变化和风雨的活动。1850年前后,英国画坛出现了一股变革之风。一群青年画家不满当时英国绘画在肖像画和风景画方面拘泥于传统趣味和风格、僵化呆板的色调和主题、缺乏生活和自然气息的现状,在1848年,由青年画家罗塞蒂(1828—1882)、亨特(1827—1910)和米莱斯(1829—1896)发起组

织了“拉斐尔前派”。对单纯追求空泛、浮华的艺术理想和资产阶级借以抒发市侩趣味的艺术现状提出批评，对陈腐的享乐主义十分反感。他们认为，15世纪末的拉斐尔艺术恰如一个分界线，这之前的诗歌和艺术是尽善尽美的典型，是具有朴素的写实技巧和道德、精神规范的真正的艺术，是应当重新确立的艺术理想；而拉斐尔之后的所谓盛期艺术，虽然人物形象的描绘精美有余，却包含了过多的不利于道德教化的肉欲的暗示，这种艺术表面的充实和技艺的纯熟，而本质上却导致了精神与道德的堕落和颓废。所以，他们认为应该以但丁和乔托为表率 and 偶像，恢复和发扬一种纯朴虔诚，形式风格浑厚写实，精神内涵高尚坚忍的艺术品质。“拉斐尔前派”的创作题材，大多取自文学作品或《圣经》故事，所以画面上常常富于戏剧性的情节和叙事风格的特征。他们留恋中世纪的艺术，从一种神秘而渺茫的意境中表现主题。他们的创作中也有一些描绘现实生活和劳动场景的内容，但也都蒙上一层虚幻迷离、感伤忧郁的情调。尽管“拉斐尔前派”的批判意识是相当极端的，忽略了构成文艺复兴运动基础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本质，因此在其作品中很少能够读出英国现实生活的内在精神，然而他们在装饰趣味和色彩、形象的象征力方面，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形成了一个极有特色的艺术流派。

18至19世纪的欧洲艺术，无论是古典主义还是浪漫主义都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不仅为其后的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

为现代主义艺术的多方面的探索和开拓提供了充实的养分,它所留下的无数的艺术珍品,记忆着这个伟大的艺术时代的精神追求和审美理想。